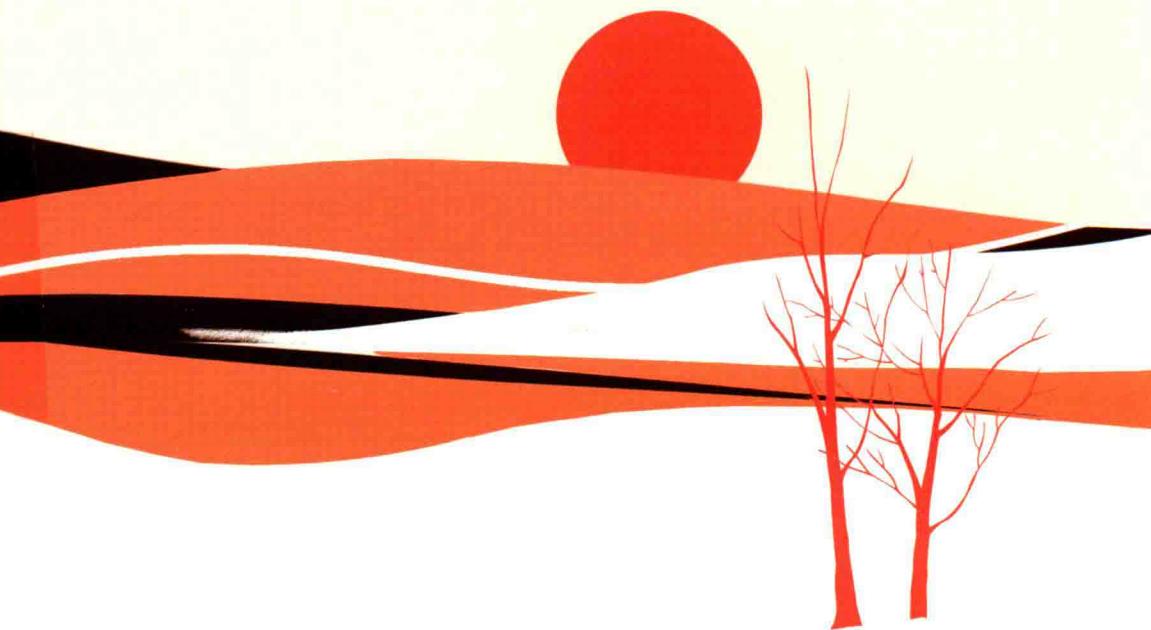


石钟山

著

# 关东往事

说一曲荡气回肠东北往事  
唱一首家国情仇爱恨悲歌



# 关东往事

石钟山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东往事 / 石钟山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306-7488-8

I . ①关… II . ①石… III .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800号

---

特约编辑：李 靖 装帧设计：Violet

责任编辑：魏 青

---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86-22-23332651（发行部）

+86-22-23332656（总编室）

+86-22-23332478（邮购部）

主页：<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20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

# 目 录

报到	002
任务	006
李姐	012
同窗	015
宋鸽	018
魏局长	022
侯天喜	031
中村	037

聚会	043
铃子	049
转机	053
出逃	059
意外	064
就义	069
张鼓峰	074
黑云	079

风雨	084
同舟	089
情爱	094
转折	099
情难却	104
交换	109
警局	114
马斯洛夫	119
失踪	123
道姑庵	131
孤独	135
人质	140
被捕	145
交换	149
过招	154
劫难	159
国际歌	164
因果	169
解救	174

横赌	182
细菌	224
父子	269

东

北

往

事

## 报到

马天阳从长春坐火车赶到了哈尔滨。上火车时，雪一直在下。坐在火车上，车窗被霜封死了，外面什么也看不到。车厢里人不多，稀稀落落几个人，其他车厢也大抵如此。车厢里冷得出奇，自己呼出的哈气，一团一缕的。几个小时的车程有些难耐，他伸出手掌把车窗融开，露出巴掌大的洞，他扭着脖子向外面看，目光所及之处的田野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不一会儿，融化开的一小块窗户很快就被霜封死了，他索性不看了，跺着脚。他发现，其他人也都在跺脚。

他的目光很快被角落里的一个青年女子吸引了，那女子穿灰色格子呢子大衣，身上背着个小包，样子像名大学生。

他定睛地看女孩，女孩意识到了，抬眼也向他这里看了一眼，很快就收回了目光，专心地在窗霜上画着图案。

他恋恋不舍地扭过头，心想：这姑娘长得悦心悦目。因为发现了这个姑娘，几小时的时间，变得不再那么难熬了。

那姑娘也在哈尔滨车站下的火车，一下车就被另外一个女人接走

了，两人小声地说着什么，走得很快，连头也没回一下。

他在出站口，看到一个穿警察制服的小伙子手里举了一块用硬纸壳写的牌子：马天阳。他想，接的就是自己了。他向小伙子走过去，路滑差点跌倒。他背着行李卷，手里提着包，这是他的全部家当。小警察咧了下嘴，吸了吸鼻子问：你就是长春来的马天阳？他点点头说：我是，辛苦你了。

小警察没搭他的茬，转身就走，走了两步才说：跟我来。

他小心地跟着小警察走去，路都结了冰，他走得分外小心。

不远处，停了一辆三轮车，小警察把写着他名字的纸壳扔到三轮车上，冲他说：上车吧。他把行李和提包放到平板三轮车上，小警察从兜里掏出一枚钥匙，蹲下身去开锁。这时他才发现，车轮被一条铁链锁到树上了。

解开锁，小警察骑上去，头也不回地冲他说：上车吧。

他犹豫一下，还是坐到车上。小警察弓起身子用力地去蹬车。他心里有些不忍，不知说什么好，冲小警察的背影问：贵姓？

姓张，以后你就叫我小张好了。小警察头也不回地说。

车骑了有一会儿，从大街上下来，又走了两条小巷子，最后骑进一个灰色的门，门上有牌子，牌子上写着：哈尔滨市道里警察局。

小张把车停好，帮他拿过车上的东西，他去抢，小张没理他，仍拿过东西，向一扇门走去。这是一扇比其他的门宽大许多的门，门楣上有牌子：局长办公室。

小张喊了一声：报告。话音未落，用膀子就把门挤开了，他在后面忙跟上。

走进屋内，一下子温暖起来，一只很旺的火炉在屋中央燃着，铁皮烟囱呼呼有声。小张冲坐在桌后的一个老警察说：局长，人我已经接回来了。

叫局长的人，“嗯”了一声。

小张把他的行李和提包放在墙角的沙发上，走到门边，回过头冲局长道：局长，有事你就喊我。

局长挥了下手，小张就出去了，身后是关门声。

马天阳立正站好，打量着眼前的局长。局长四十多岁的样子，身子有些胖，身穿警服，一只皮帽子放在桌角。桌上放着几份文件，还有纸笔，榆木墩子做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山似的矗在局长面前。局长伸手抓过烟，烟是“哈德门”牌的，点上吸一口，眯眼看他。

局长问：警校毕业的？

他忙伸手在怀里掏证明信，这是警校开具的，上面有他的名字，还有毕业的专业等。他把盖有“满洲国警察学校”印章的证明端正地摆放在局长面前。

局长没看，把吸了半截的烟戳在小山似的烟灰缸里：那你应该会说日本话喽？

他立正站好：报告局长，学校里学过。

局长用一双粗手在脸上撸了两把：妈了个巴子，不会说日本话，老被日本人糊弄，这下好了。你以后给我当副官兼翻译官。

说完想起什么似的问：你叫什么来着？

他马上说：马天阳，证明信里写着呢。

他忙把放到桌上的警校证明拿起来举到局长面前。

局长一把把证明又按在桌子上：我不认字，你不用给我看。对了，我姓魏，赵钱孙李那个魏。

马天阳吃惊地看着魏局长。

魏局长冲外面喊：小张，小张……

小张应声而入，就是刚才接他来的那个小警察。

魏局长说：带他去那间收拾好的宿舍。

小张走到沙发旁提起他的行李和提包。

局长又交代：跟大伙说一下，这是新来的副官，兼我的翻译官。

小张站好：是，局长。又看了他一眼，目光多了几分敬畏，拉开门冲他道：副官请。他走出去。

身后局长冲外喊：他姓马。

局长办公室在前院，过一个月亮门就是后院，后院是一排宿舍，他被安排在一个把角的宿舍里，有床，一桌一椅，靠墙还有个木柜子。

小张把东西放下说：马副官，就是这间了。我就住在你隔壁，以后有事你吩咐。

他说：谢谢小张。

小张：你是副官，我应该的。

小张退出去。

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抹了一下桌上的灰，心里想：这就是他的家了。隔着窗子，看到外面的雪又大了起来。

前几日还是“满洲”警校的一名学生，几天后，他便成了哈尔滨道里区警察局的一名副官兼翻译官。

警校毕业前夕，中共长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老三找到了他，把他带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杀猪菜馆里。以前组织有活动，他经常和老三见面。老三自然是代号，老三的真实姓名和历史没人能够了解，老三就是地下党的代表，代表着共产党组织，老三的话就是命令。警校经常闹学生运动，反对建立“满洲国”，反对日本人占领东北。警校虽然培养的是“满洲国”的警察，入学前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但这些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当警察是维护社会的治安，而不是为日本人和“满洲国”服务。

马天阳和其他进步学生就是那会儿认识的老三，每次学生运动老三都会给他们出主意，一来二去接触多了，他们发现老三不是一般的角色。一年以后，有一天老三找到他，在这家杀猪菜小店里，老三小声地说：天阳，想加入共产党吗？老三说这话时，马天阳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他以前就猜测过老三的身份。那会儿，许多学生都知道，他

们学校还有其他学校都有共产党，但究竟谁是共产党他并不清楚。

老三这么说，无疑他就是共产党了。那会儿老三已经成为他们的大哥，他亲人般地信任老三。眼前发生的一切，似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他没怎么犹豫，就冲老三点点头。老三伸过一双大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他觉得老三的手有力温暖。

那次之后，他写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老三交给他几本小册子，小册子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还有毛泽东关于革命的一些论述文章。

又过了不久，在一天晚上，老三神秘地找到他，把他带到一个胡同陌生的房间里，在外间，他见到了两个陌生人，老三介绍道：这是组织上的人，一个李书记，一个葛区长。李书记冲他笑着，温暖有力地握住了他的手道：马天阳同志，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

后来，三人把他带到里间的屋内，两盏马灯亮着，他看见墙上挂着一面镰刀锤子的红旗。李书记把他带到旗下，对他说：马天阳同志，这是党旗，咱们宣誓吧。他学着李书记宣誓，李书记说一句，他学一句。每说一句，他都觉得有一把火把自己点燃了。宣誓完毕之后，葛区长走过来，把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上道：天阳同志，从今以后你就是组织上的人了。

他的腰一点点地挺起来，一瞬间似乎自己高大了许多。

李书记、葛区长临走时说：以后老三就是你的联络员，有什么事他会和你联系。

李书记、葛区长说完就一阵风似的走了，只剩下老三宽宽厚厚地

冲他笑着。

他明白，老三成了他唯一的上级，有什么事都是老三传达给他。临近毕业前，老三找到他，对他说：组织决定让你去哈尔滨工作。

他望着老三，关于工作，学校没有权力分配人，只有用人的警察局到学校里来挑人。“满洲国”刚成立不久，他们是第一届警察学校的学员，他们很吃香，不愁找工作。他没想到，组织会派他去哈尔滨。

老三又补充道：到了哈尔滨有人会联络你。

从长春到哈尔滨报到那天，老三把他送上了火车。老三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他，纸条上写：三天后，中午十二点，中央大街76号。

他看眼纸条，便把内容记住了，用手把纸条撕碎，这是老三告诉他的规矩，身上不留任何证据，把有用的都记在脑子里。

老三附过身：你去后问，你这儿有姓宋的吗？有人会说，你要鸽子吗？你说，要。这人就是你的接头人。

老三说完，用眼睛盯着他，他认真地把老三的话记在脑子里，冲老三点点头。

开车的预备铃已经响起，站台上告别的大呼小叫着和车上的大人告别，老三推了他一把道：上车吧。他跨上车门，回过头冲老三挥手告别，他说：老三，咱们何时还能见面？老三挥下手：天阳，忘掉我吧。

老三的身影连同他的声音已经消失在人流里。

在警局安顿好之后，他让小张陪着他在中央大街转了转，从警局住地到中央大街走路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他买了些日用品，又买了

盒“哈德门”香烟。魏局长抽的就是这个牌子，他发现小张也抽烟，他把买了的烟塞给小张，小张谦虚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小张一口一个马副官地叫着他，脸上挂着笑，一遍遍地说：马副官，以后有跑腿的事你尽管吩咐。他拍拍小张的肩说：我初来乍到，你多照顾。小张点燃支烟，深吸一口，烟雾浓重地在空气里飘散着，咧开嘴说：你客气了马副官。

那次在中央大街转了一圈，他记住了中央大街76号的位置，门前挂了块牌子，白底黑字：东亚商贸公司。他又把接头暗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第三天中午，十一点五十他就来到了中央大街76号附近，他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四周。中午时分，街上人流很多，有进城赶集的农民，也有商人，还有一些俄国人，穿着毛皮大衣在街上走过。

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了，他听见不远处索菲亚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他向76号走去。

76号门脸不大，进门之后，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厅，墙上挂着俄罗斯风情的油画，有一排沙发和茶几，正中有一个接待前台，前台后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小伙子看了他一眼，热情地招呼着：先生，你有什么业务？

他说：我找一位姓宋的。

小伙子认真地看了他一眼：你要鸽子吗？

他说：要。

小伙子冲他笑一笑：你稍等。

小伙子转身向里面走去，推开一间门进去，马上又出来了，后面

跟着一位年轻女人。女人的打扮很时尚，呢子裙装，上身又套了一件坎肩，女人立在他面前，眨着眼睛看着他。

他吃惊地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第一眼看着眼熟，第二眼时，他想起来了，她就是在长春到哈尔滨的火车上，坐在他斜对面的那个姑娘。他张口结舌。

姑娘落落大方伸出手：我叫宋鸽。

他半晌才反应过来，伸出手握了下姑娘的手，宋鸽的手圆润细腻，他口干舌燥地说：马天阳。

姑娘莞尔一笑轻声道：跟我来。

他随在她身后，恍怔着随她走进一间屋内，他进门后，关上门。这是一间布置得类似办公室的房间，有桌有椅，还有两人坐的沙发，一个小茶几摆在沙发前，宋鸽说：坐吧。随手给他倒了杯茶放在茶几上。

茉莉花茶的芬芳和女人的香水气息同时包裹了他。他定定地看着她。

她坐在桌后的椅子上，椅子上搭了一条披巾，她随手把披巾披在肩上，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组织安排，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这是我工作的地方，以后咱们见面的接头地点，我会随时通知你，你要有急事，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他听着宋鸽的吩咐，点点头。他想起长春老三的话：组织安排你到哈尔滨工作，和组织接上头后，会有任务派给你。

宋鸽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道：组织让你摸清“李姐”的情况。

李姐？他不解地问。